



如果行业内的人三天不去景德镇接受“熏陶”，掌握最新动态，与时俱进，很难称得上是鉴宝的“知名专家”。在景德镇，仿制的技艺昨天去和今天去，都不保证一定是最新的。



还有更令人惊讶的——假扮盗墓贼骗人。具体来讲，就是找个早被挖空的古墓卖家提前按照墓的年代买好一批东西，放上东西填上土。还要让它“长”些日子，等到野草长得和附近浑然一体，才招呼客户前来。跟真的盗墓一样，把附近都承包下来拉上围墙，弄些设备在里面运行掩盖挖土的声音。最后才把东西挖出来，而且起货必须是夜里，东西只现钱交割。完事以后一拍两散，再想找这群人就没了。

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造假，来自技艺高超的专业人士。比如，张大千最擅长石涛和八大山人的画，以至于现在两人的画到底有多少张大千画的，几乎没法分辨，有种说法说是十之七八都是仿品。唯一的好消息是张大千的画，本身绘画水平非常高。

高仿几乎不做了

在钱伟鹏看来，如果行业内的人三天不去景德镇接受“熏陶”，掌握最新动态，与时俱进，很难称得上是鉴宝的“知名专家”。在景德镇，仿制的技艺昨天去和今天去，都不保证一定是最新的。而至于高仿能骗过专家的眼睛，这点在多个例子中得以印证。

高仿“隐士”李华明从不在媒体上露面，每年按照境内外拍卖公司和古董商人的订单出货，每年“上拍”的成交率超过60%。他也说，现在专家上当的事非常多，他就曾经看到一期寻宝节目中，一只在景德镇民间陶瓷展销集散地樊家井遍地都是、几十元钱的四系青花小罐，专家鉴定竟然说是元代的，后来，同样一个款式的小罐在另外一个鉴宝节目上又出现了，专家依然是说是元代出品。

“瓷器仿制的道道很多。”钱伟鹏说，有的大量收集残破瓷片，然后按照样式分类，把几块拼凑成一个整件；有的把碟子或者残破件的底单独切下来，然后重新拉坯做出瓶子罐子这类高价货烧制；有的把原来素白的东西，改成古代非常难烧的颜色，或者五彩重新烧制。

李华明除了用高仿者通用的一些手法外，还自行研发了一些技法，骗过专家的鉴定测试。

他说，自己从来不直接照真品来画，而是融会贯通，掌握画法精髓后，套用典型的画面布局，人物和风景比例，自行“创作”；如果用柴窑，就把劈柴先用盐水浸泡一下再装窑，钠在高温下气化熏在釉面上，回烧出很柔和的“肉质感”，天然没有“贼光”。

玉器在做旧之外，还有一些增值的办法。有的玉器在古代墓葬里会产生绛紫色丝状或者条状纹路，被业内称为“血沁”，可以让玉器身价大涨，于是把玉烧热后放进不放血杀死的猪狗肚子里，埋进土里放一两年再拿出来；把玉泡在血袋里面，然后反复冷冻、化冻。

还有一种特别的增值，有的商人专门买古墓棺材底那一层各种东西腐败成的“尸泥”，把化学处理过的假古玉包在这泥里面，等这玉空隙沾上泥之后再打蜡，卖的时候送去检测，从上边刮点下来，一检测果然符合各项特征。即便是高科技的设备仔细检查，也越看越真。

“真正的专家是市场上花钱买东西的，但理论水平不如博物馆专家，博物馆专家要补市场这一课，而市场上的买家则要补中国历史这一课。”钱伟鹏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“老鹰”要想飞得远，两个翅膀都要硬起来。

但目前，高仿产业也面临现实难题，李广琪说，真正还原古瓷的流程和原料太贵了。比如，元青花高仿，以前到山上捡青花料不用钱，现在买一斤成本要1万元；前几年一吨高岭土600元，现在要8000元，而1吨只能掏出300斤实用。“这还没算上描花、烧制的流程。”

除了制作艰难外，高仿行业一个“潜规则”让高仿者无法批量生产。李广琪说，“高仿瓷做得再像，也是养不大的儿子。仿第二个，之前的客人就跟你急：‘我花了二三十万元买你的高仿，你怎么还卖给人家？我的就不值钱了。’现在我的生意里，最挣钱的都是日用瓷生产，单利小但是批量大；高仿几乎不做了。”